

《鏡轉全球》和《全球聊天室》 觀後的心得和建議

文／李志德（新聞工作者）

在台灣電視新聞——或者說整個台灣新聞業的工作生態裡，國際新聞的地位一直很尷尬。原因是理論上國際新聞應該是新聞服務最重要的產品之一，但在大部分媒體機構的實際運作上，國際新聞部門長期處在「二線」地位，人員和經費的分配往往不會優先滿足製播理想國際新聞的需求。

鏡電視公評人翁秀琪老師囑託筆者觀看《鏡轉全球》和《全球聊天室》（以下簡稱《鏡轉》和《聊天室》）兩個節目，並寫下觀後心得和建議。我也就趁著這個機會，在討論這兩個節目的基礎上，試著提出一些對電視國際新聞製播的觀感，就教鏡電視的同行和各界方家。

國際新聞不受重視其來有自。一件事實是：國際新聞非常花錢。正規國際新聞的來源不外兩類，第一是外電編譯，第二是自採自製。外電編譯要購買合法的外電素材，包括文稿、照片和影片，由編譯製作成報導。如果要有更豐富周全的材料，就還不能

只限主流的三大通訊社，必須旁及區域性的媒體機構，例如阿拉伯世界的半島電視台、韓國阿里郎國際廣播、日本NHK等。

至於自採自製，也就是派出自己的記者駐外、固定發回報導，它的開支除了記者原本的薪水外，還需要包括住屋、交通、保險和駐外津貼等，花錢如流水都不足以形容。

對台灣任何商業媒體機構而言，國際新聞製播都是極大的花費。自然，在公司資源不足、需要裁減支出時，外電採購常是首當其衝被檢討的項目。（至於公共媒體為什麼不設，那是另一個問題。）至於駐外記者，台灣的商業電視台TVBS維持了一位常駐美國華盛頓的記者；公共電視台近兩年則在南韓、馬來西亞、法國、英國、義大利和美國西部設置了駐地或特約記者，但在台灣外交的主戰場，例如美東、東京和北京都沒有布署，因此切入主流國際新聞報導的能量依然十分有限。

「以編譯為主，自採自製屈指可數」，這是台灣電視台國際新聞服務的現實情況，也是本文接下來討論的基礎標準。筆者認為從這樣的標準出發，提出的評論和建議才不會脫離現實。

而在前述的前提——或者說普遍性的限制下，筆者認為《鏡轉》和《聊天室》的表現是非常精采的，可以分幾點進一步說明：



一、定位清楚

《鏡轉》和《聊天室》都是國際新聞，但各自的定位非常清楚：《鏡轉》是國際財經新聞，而《聊天室》則是綜合性國際新聞。然而雖說《鏡轉》處理財經新聞，綜觀製作人的題材選取，並不會陷入過度專業的「純財經」議題，而是在重大的國際新聞中，抽取出公眾關注的財經面向加以深入深討。一個近期的例子，就是3月5日，中國召開兩會期間的報導，在總長24分鐘的節目裡，以14分30秒梳理了中國經濟的整體情況。

這14分30秒的內容主題意識非常清楚。稿件從中國政府宣示的經濟成長率開始討論，透過大量圖表來呈現國際機構的評估，以及中國政府以往宣示目標的「達成率」。最後設問：美國和中國採取了類似的刺激經濟措施，為什麼效果天差地遠？製作單位列出的圖表，配合主持人的解釋，「小辭典」的圖卡，是筆者所見的「解釋性新聞」非常傑出的作品。



二、深度呈現新聞事件的背景

國際新聞通常不在台灣大眾的閱聽範圍內，因此對於《聊天室》這樣的國際新聞節目，「意義的解說」和「背景的呈現」非常重要。單獨播報一則國際新聞，例如巴黎奧運即將開始，雖然不致於全無意義，但如果能夠提供更多的「資訊加值」，就能讓閱聽大眾獲得更多新知。

4月14日《聊天室》節目中，以兩則共13分鐘的時間報導巴黎奧運：第一則從「禁止俄羅斯以國家之名」參賽出發，討論歷史上幾次政治問題特別突出的奧運會；第二則介紹巴黎奧運中包含的歷史元素。兩則新聞各自覆蓋不同的面向，對巴黎奧運這則主體新聞進行了「資訊加值」，是非常好的企畫構想。

三、如實而持平地報導中國新聞

台灣部分商業電視台，不可諱言，過去曾有一段時間受到中國影響非常大。不只是被標籤為「藍色」的電視台，甚至一些在公眾印象中「偏綠」的媒體，也曾經因為影視作品的銷售等利益考量，對中國事務難以持平報導。另有一、兩個至今廣受歡迎的國際新聞節目，經常性大量引用中國公私媒體報導及其帶著政治偏見的「觀點」。

要不就迴避、要不就偏頗，這是台灣電視新聞長久以來處



理中國新聞的日常，閱聽人難以從中獲得專業中國新聞報導。但觀察《聊天室》和《鏡轉》對於中國事務及相關新聞的處理，可以從中感受到少有的專業氣息。例如4月14日《聊天室》的前兩則，在德國總理蕭茲訪中的新聞中，深入報導了德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，但也用另一則報導呈現德國開始分散風險的努力。這種多面向的專業報導和企畫，也能看見製作和編輯的專業用心。

以上是筆者在觀摩《鏡轉》和《聊天室》後，非常願意給予肯定的部分。以下則是更多的期待：

正如前頭所說，台灣電視新聞的國際新聞部分，即使是公廣集團的公視和華視，都是以外電編譯為主。鏡電視目前也存在相同的限制，明顯可見原創內容少，材料多以外電為主。

筆者對於鏡電視內部的預算結構和資源分配細節並不了解，但從節目最後字幕列出的工作人員名單裡，能略知各個節目的工作人員數目，而工作人員的多少，就是所獲資源的重要指標。

《聊天室》的字幕列出了一位製作人和五位記者（包含一位執行製作人），所以是一個6人左右的製播團隊。《鏡轉》更少，包括製作人、執行製作人、企畫和執行製作，是一個不多於4人的團隊，甚至沒有外勤記者的編制。

如果處理的議題純屬「外國事務」，那沒有外勤記者或駐地記者，所缺少的只是資訊的「加值」；但《鏡轉》以國際財經議題為主，同時論及台灣的製造業發展——特別是半導體上

下游產業，近年在國際不只是倍受關注，甚至成為關鍵課題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缺乏在台灣開發、採製財經議題的能量，就會是缺憾了。試想，明明報導的是台灣本地產業動態，但材料和分析全來自外電，這是非常奇怪的。

這樣的限制，在《聊天室》也看得到。不過《聊天室》在開播之初的設計，本就有「專家對話」、「事件解析」的部分，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創內容，雖然筆者在近期看到的節目中比較少見，但在3月3日，金門撞船事件16分鐘的專題報導裡，仍然採訪了兩位學者專家。

必須再次強調，筆者無意把國際新聞的重要性無限上綱。再者，在筆者所見的台灣的電視新聞中，在經濟資源和閱聽習慣的框架限制下，鏡電視的作品已經是第一梯隊的前段班。但新聞工作總有更遠、更美好的目標可以期待；希望鏡電視經營團隊未來在設定發展目標、擘劃遠景時，能更進一步從現在的作品中認識到鏡電視國際新聞團隊的成果，補足台灣電視新聞長久以來欠缺的一部分。

